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如此京華
第十回 限字畫古人翻新令 尋消息孤鶴憶離鸞

卻說鶴山就青兒手裡乾了杯酒，眾人喝得一聲彩，早喝出個麗人來。只見他梳著一個燕尾墮馬髻，穿一身窄袖長裙，扶著個小丫頭，似笑不笑的，一聲也不出，立在那裡打量著青兒，鶴山出席去攜這麗人過來，鉤在身旁坐下。青兒正不知他是誰，卻不敢托大，忙將坐位挪下了些。卻也奇怪，本來席上是談笑風生的，自這麗人出來，一個個都不敢喧嘩。連那慣會說話的虞仲甘，也如反舌一般的無聲起來。只鶴山卻同麗人搭訕著。那麗人不甚答話，卻一手拉過青兒的手來，笑問道：「可不是上北京去麼？」青兒道：「是的。」麗人嘖嘖道：「好個標緻模樣兒，上北京做什麼呢？」憑你青兒灑脫，這句話卻答不出來，只是低頭不語。鶴山笑向麗人道：「你也喝一杯罷。」

巴巴的把人家問得面頰得什麼似的。」麗人微笑道：「我正攀談呢，你又來多嘴些什麼？」說時，攜著青兒的手笑道：「我們不犯著在這兒，到裡邊自吃喝去不自在？」說完，竟立起身來，由不得青兒不跟著姍姍的進去了。

仲甘見兩人進去，忙把舌頭一伸，悄悄指著鶴山只是笑。

鶴山也只好笑著。那軍人裝束的輕輕拍著桌笑道：「我如今服了南方美人了，那操縱手段，竟比束髮入軍的老將還厲害。」

鶴山聽了這話，不覺有些訕訕的。

那白臉多鬚的將腳踢著他，一面說道：「我們行個令罷！」

鬚子忙湊著道：「行什麼令呢？」鶴山聽他們這樣說，才高興了些，道：「我前天見一部筆記，說古人姓名在十畫以內的為數不多，我們何不多想幾個出來呢？」軍人裝束的忙道：「不來，不來。那是坑了我了。」鶴山笑道：「酒令嚴如軍令。不遵令的罰三聲狗叫。」軍人裝束的才沒話了。鶴山道：「只是把什麼字飛鶴呢？」仲甘道：「天緣湊合，青字如何？」眾人齊聲稱好。

鶴山道：「如此我就起令了。」說時，喝了杯酒道：「宋朝名相王旦，是十畫以內的。」眾人賀了一杯。鶴山的飛鶴是：

「踏青人去也。」數去正輪著軍人裝束的，急道：「我原說不來的，叫我從那裡打起呢？」搔頭爬腮了一回道：「我就是王八罷。」仲甘正喝著口酒，笑得直口烹出來道：「你原來就是王八麼。」軍人裝束的道：「呸，我的令是王八呢。」鶴山道：

「不興，不興。王八那裡是個人名？快喝罰酒。」軍人裝束的挨不過令官命令，只得乾了一杯，卻咕噥著道：「世上叫王八的正多呢。」長髯的道：「你快飛鶴罷！」軍人裝束的想了一回道：「我只有一句，可換不出了。」便飛鶴道：「江南江北青山多。」仲甘笑道：「好，好。坐上四人，卻好輪到你自已，快再過令。」軍人裝束的喝了杯酒道：「怎的第五青字是飛不得的麼？」仲甘道：「飛得，飛得，你飛一百次也不怪你。」

鶴山笑道：「不要難為他，再飛過個罷！」軍人裝束忽然又記起一句來道：「青字多著呢。」便得意洋洋的飛了句「青山一發是江南」，道：「這是《花月痕》上飛過的，難道又錯了不成？」仲甘笑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飛得，飛得！快再喝一杯重飛過。」軍人裝束的急道：「第五個字是自己，第一個字難道又是自己不成？」長髯道：「不是自己倒是別人麼？」軍人裝束的賭氣又喝了杯酒，想了長久，虧他又想出《紅樓夢》上的「此日青州土尚香」來。鶴山笑道：「將就罷。該是仲甘接令呢。」仲甘笑道：「你吃了韋廉珠的虧，倒請賈環來害我。虧我早想著了呢。我的令是『土』，飛鶴是『千秋事業傳青史』」。

長髯的道：「可不是輪到我了。我就說是『比乾』罷。」鶴山沉吟道：「也還可用，只飛鶴呢？」長髯的道：「古人白骨生青苔。」仲甘接令。仲甘搖頭道：「你這句衰頡得很。」

說時將令酒乾了，道：「你說得比乾，我也說得『羊乾』哩。鶴山，我飛『這侍臣緩步歸青瑣』。請你收令罷！」鶴山道：

「方氏《通雅》稱介之推姓王名光，我就把這個收令罷！」

正說時，那麗人又攜著青兒出來。見酒還沒罷，笑道：「你們做什麼呢？」仲甘道：「行個令消酒罷了。」麗人同鶴山說笑一回，又憑著車窗看回野景，將青兒的手交給鶴山道：「還你罷。也知你早等得不耐煩呢。」鶴山真個把青兒的手握著。

卻只青兒弄得伸又不可，縮更不得，羞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那麗人卻自笑著還進去了。

青兒又同鶴山眾人說笑了一回，也回到自己位置上，悄悄的向寡婦說了。聽得寡婦登時如登青雲，合不攏口的笑道：「運氣的孩子，不知前世做了什麼大功德，一上車便得了這彩兒。」

將來到了京，這位長爺怕不是個天字第一號的大護法麼！」那時津浦已開通車，不比起初到了徐州、濟南要下車覓宿的，所以便利了許多。

青兒自得長鶴山賞識以後，常在特別車中慇懃湊趣兒。連沈寡婦也躡手躡腳的向長鶴山請過一回安。車行甚快，不到兩晝夜，早離天津不遠。鶴山料定車一到站，必有人來迎接，不便與青兒說話，便先叮嚀他道：「你到了京裡，好歹先到府裡來一次。我是不便常在外邊混的，待你搭定了班子，我再來看你罷！」說完，向身邊摸出只打鑽金錢表來，遞在青兒手裡道：

「這給你帶著玩麼！」

青兒戀戀不捨的謝道：「一到京自然先給爺請安去呢。」

說時，仲甘卻立在旁邊。鶴山指著仲甘向青兒道：「他是在衝衝混慣，你有什麼事只找他去，總得便宜呢。」說完，不知不覺舉起青兒手來，向自己嘴邊送。青兒迷迷糊糊由他吻了吻。

那時汽笛屢鳴，已到了天津老站。鶴山怕有人來，忙放了手道：

「你也去收拾下車罷，我們橫豎總會再見的呢！」青兒居然會雙眸凝淚似的辭了出來，那時車已傍著月台。人聲上下，嘈嘈雜雜的。獨青兒動也不動伏在窗上，直待幾輛華麗馬車將鶴山等擁簇去後，才歡然隨著寡婦將行李檢齊，僱車離站，自尋下處不提。

且說鶴山一回北京，自在一翻酬酢。隔了幾日，身心一閒，便記起車中事來。正預備去探個消息，那知早有人暗暗的窺出他破綻，用著全力來防禦這一著。看官，你道那人是誰？便是那車中攜著青兒出席的麗人。那麗人的來歷，在下也記不清楚，只是鶴山這次南遊歸來的成績品罷了。他姓甚名誰，不要說在下，便是這位長爺怕也未必曉得。從進了長府，內外男女都喚他做綠筠夫人。在下隨俗從眾，也只得喚聲綠筠。只因在下並不是長府的人，那「夫人」兩字便斗膽捐除了。

卻說綠筠在車中見了鶴山同青兒的行徑，早知不懷好意。

別的事還罷了，只這件事是女人的切膚之痛，那裡可以不管。

況且自由真理，第一須不妨害人的自由。鶴山若把這件事做將出來，明明妨害著自己，自然自己應該伸張權力來干涉起來。

只是一件事，自己才進長府，對於一班男女僕役，不啻新君才立，舊臣未去，到處有些窒礙。便只得不動聲色，先將門禁整頓，不准有青兒半點消息傳到門內。以後再把別的事慢慢擺佈。

因此，鶴山在府裡朝朝暮暮望著青兒，一連十多天，竟影子也沒進來過半個。自己想：「難道他們到了天津，遇個別個機緣，竟搭了天津的班子麼？可惡仲甘這輩人正各自忙著前程，奉天的奉天，湖北的湖北，落花流水的去了。要是他們在京裡時，總得尋出個青兒來。」沉吟了幾日，沒奈何，只得差幾個二等客去探訪著。

那些二等清客爺們得了這個風流差使，一聲得令，便如圍場鷹犬，直衝向前門一帶，飛騰奔突，爬搜剔刮，把全掛子武藝拿出來，忙了幾天，都是低頭垂手而歸。說：「要是天上去了，不然沒覓不著的。」鶴山聽了默然不語，想這是定在天津了。這時綠筠已得了門上的秘密報告，心裡早已明白。只可惜鶴山沒向綠筠磕上幾個響頭，請他尋去。要是請他尋去，不上兩點鐘就得把個明妝

麗服的青兒攜回府來了。真是：